於無人在意的角落

作者：楊凱寧

【一】

人出生下來如果一直找不到生存的理由，那活着有何意義？

西村曇是這樣想的，至少目前為止是這樣。

昏暗的包廂裡煙霧瀰漫、電腦熒光幕閃爍着不同畫面，悠揚的電子音樂混着空靈的歌聲迴響在這個不足十平米的空間內。皮革軟墊的邊緣積滿煙灰，吃完的泡麵空杯堆成一個又一個小山。吸了吸鼻子，似乎還能嗅到一陣油脂的味道；長年寄居網吧的他早已習慣了那道刺眼的電腦藍光，他早已不在意長期對着電腦到底會不會弄壞眼睛，也不在意自己這接近腐爛的生活是否需要改變。

目前值得在意的是胸部傳來的翳痛，還有頭暈。

他躺了下來，看着天花板掛著的黃燈，萬般思緒如浪潮般淹沒他，電腦播着的歌正好唱到最觸動他的地方：

「我活着是因為我找不到理由死去。」

西村曇閉上眼睛，沉入回憶的長流之中。

【二】

十二月的深夜飄着雪，雪花在路燈下舞動，與夏天燈下的飛蟻群有幾分相似。

世間萬物都睡著了，只有月亮還醒著，路面結了一層薄薄的冰，走在上面要很小心以免摔倒，白雪在人行道上建起高樓，放眼望去世界是一幅只有黑與白的畫。西村曇走在新宿街頭，雙手插著大衣的口袋，嘴巴呼出一圈圈白氣，踮腳走到一間網吧面前，門口前擺的一個牌子吸引了他的目光。

「二十四小時營業，一小時一百円！過夜七百円，餐點飲料免費無限量供應。」

從口袋掏出破了個洞的錢包，翻了下裡面只有一個五百円硬幣和兩個一百円硬幣，加起來正好七百円，可以過一晚，於是他走了進去。

「過一晚夜，麻煩了。」西村曇將身上所有錢擺在櫃檯上，對著接待人員說道。

那位接待員沒有說話，在鍵盤上敲了幾下之後拿出一個連着小牌子的鑰匙放在檯上，西村曇接過那條鑰匙，上面寫着「三十二」。

「您的包間是三十二號。」接待員冷冷的說道。

「知道了，謝謝，麻煩您了。」西村曇的目光根本不在對方身上，口中卻說着禮貌的客套說話。

雖然他沒有看向接待員，眼角余光卻注意到櫃檯上擺的一個魚缸，底部放了幾顆石頭，水草隨着水流漂動着，一條金橙色的金魚在缸裏漫無目的地徘徊着，瞪着無神的大眼，嘴巴一開一合吐着泡泡。

金魚知道牠為何而活嗎？這樣的想法突然浮在西村曇的腦中。

也許牠和西村曇一樣，活着是因為找不到理由死去。

經過一番尋找，他找到了自己的包間，在走廊的最末端，打開門，西村曇怎樣也想不到裡面不足十平米的空間將會是他未來五年的棲生之地。他坐在皮革軟墊上，打開電腦，在搜尋欄目打上一個社交平台的網址，接着登入自己的帳號。

「歡迎回來！曇：），你的好友們有許多新動態，趕快查看最近的新訊息吧！」

這種親切的說話由機械的系統講出，又在冰冷的屏幕上映出，格外有諷刺的意味，比餐廳裡畢恭畢敬、什麼都要誇一頓的店員還要虛偽。西村曇打開信箱，新通知排山倒海地湧入眼簾。

「健次發佈了十個新動態、玲瓏的浮板點讚了你的一條訊息、原神啟動(ﾟ∀ﾟ)！發佈了一個新帖子.....」

咔啦咔啦、食指來回在滑鼠上滑動，一直滑到底，信箱裡面盡是這些無營養的殘渣。

將鼠標移到寫着個人檔案的圖標，按下左鍵——

「486位粉絲、200位關注」

（滑鼠滑動）

一張拍着金魚缸的照片被展示在屏幕上，內文為：「我找不到活下去的意義，生活好沒意思。」

「56個讚好，10則留言」

（打開留言）

「怎麼了？需要幫助嗎？」

「好可愛的金魚喔——」

「我也覺得生活沒意思～」

盡是些無營養的廢話，西村曇輕哼一聲，按回去主頁的推薦。在灰色的小圈圈跑完時，「好友」們的新動態也隨即衝入視線內。

一張美顏濾鏡效果拉滿的自拍，附文：「素顏的我可愛嗎？」

「1456個讚好，50則留言」

（打開留言）

「當然可愛！」

「這是素顏嗎？太可愛了吧！」

「好可愛的臉喔！」

西村曇皺起眉頭，再仔細一看、那雙大得不合人體比例的眼睛、圓得過分完美的臉與異常纖細的脖子、背景空間的扭曲、還有留言千篇一律的「可愛」令他不禁懷疑現在的審美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還是說其實這些讚美都是虛假的場面話？

來不及細想，應該說是不想思考，西村曇快速地滑過去，趕快逃離這個虛偽的地方。

【三】

六月的蟬在鳴叫，晴天過後的雨打濕了柏油路，燈下飛舞的已經由雪花變成飛蟻。

仍然是那個熟悉的網吧，還是那個冷漠的接待員，金魚仍在裝了水草的缸裡徘徊。

「這裡收您七百円。」接待員在鍵盤上敲了幾下後，將鑰匙放在西村曇面前。

「三十二」還是那個在最角落的包廂。

走進包廂，坐在有點黏糊的皮革軟墊上，按下開機鍵，淡淡的煙味飄入鼻腔，不知為何有種莫名的安心。

一切都熟悉得彷彿踏進了一個永恆的輪迴。唯一不同的是，錢包的洞好像大了點，其餘都沒有變化，包括交完費用後就空無一物的夾層。

嗯，差不多該找一下工作了。眼看即將生存不下去， 這次西村曇連上一個求職網站。

「篩選」

（鼠標點擊）

「零工/日結工」

（鼠標點擊）

「搜尋結果已經篩選」

滑鼠的滾動聲充斥著整個空間，西村曇滑着求職網站上的工作，現在交完網費的他身上一分錢也沒有，一個月結一次工資的工作明顯不適合他，向父母求助嗎？他剛逃離家暴的母親怎麼可能向他們要錢？問朋友借錢？西村曇在學校根本沒有朋友，大家都當他是隱形人，高中也沒念完，現在能找到錢的只有零工了。

一個地點在附近的零工進入了視線，於是他點進去瀏覽詳情……

「應徵需提供住址證明」

哈？要是我有住址證明我也不用住網吧了吧？這混賬僱主有想過找散工的人都是些什麼人嗎？見到這個要求，西村曇不禁在心中暗罵起來。無奈之下他只好退出頁面重新找過。

再經過一番查找，總算找到一個不需要住址證明，地點又在新宿附近的工作，於是他提交了申請。

不過工作內容非常粗重，是純粹的體力勞動，但他又有選擇嗎？

交了申請後，他無奈地嘆了口氣，為自己糟透的人生嘆息。

像他這種社會底層的人，就連政府也不在乎，美其名保障低收入人士的政策根本不把他這種無家可歸的人放在眼中；低收入救濟金？這玩意要申請居然要住址證明和工作證明是不是很可笑？這些東西都是西村曇某一天到政府的事務所申請救濟金時知道的。

「現時申請救濟金需要提供工作證明和住址證明喔。」事務所的員工看了看西村曇工作證明和住址證明欄目都是空的申請表格說道。

「不是有困難就可以申請的嗎？」聽到員工這麼說，西村曇不解的問道。

「是的，但您也要先證明您目前生活有困難啊。」員工微笑看着西村曇，語氣十分冷淡。

「我沒有工作沒有家回不就是生活困難嗎？」他反駁道。

空氣進入了一種詭異的寂靜。

「但政府規定申請救濟金一定要提供工作證明和住址證明喔。」員工仍然保持她那僵硬的笑容，在西村曇看來有一種想揍下去的念頭。

西村曇陷入沉默，沒想到本應是幫助底層人士的政策竟然幫不到他，也不知道這政府到底是怎麼設計政策的，西村曇什麼也沒說，轉過身靜靜地離開了事務所。

申請救濟金失敗，正經工作又需要一定程度的學歷和住址證明，無家可歸又讀不成書的西村曇只好幹起不用住址證明，工資日結的零工，住在一晚七百円的狹小網吧包間。

胸部突然抽痛了一下，嚇得西村曇身子彈了下，慌亂中他無意看向屏幕下面的時間，已經是凌晨三點了。

長久積壓的鬱悶湧上心頭，像有隻煩人的蒼蠅一樣在耳邊繞來繞去；破壞安寧。心煩意亂的他忍住胸痛又回到那個熟悉的網站……

（鍵盤敲打聲）

「這個世界真的糟透了，臨時工竟然要住址證明……政府的救濟金又一定要工作證明和住址證明，我這種底層是真的無人在意啊(笑)」

「確定發佈？」

「確定」

（鼠標點擊）

「發佈成功」

嗶嗶——隨着一聲電子音響起，一則留言出現在評論區裡。

「有自知之明可是一件好事呢ww別emo了」

西村曇笑了出聲，語氣盡顯疲態，接着他躺了下來，嘴角仍掛着那個無奈的笑容。畢竟網絡可是連發個牢騷都會被陌生人嘲笑的地方呢，所謂「好友」又有幾個會在困難時真正關心他？

疲倦此時襲向全身，它用力將眼簾拉下，又將理智蒙蔽，使意識越來越蒙濃。

「可能我睏了吧……」西村曇這樣想道，隨後陷入沉睡中。

【四】

「今早新宿一個網吧發現一名男子猝死在電腦前，經調查死者長期寄居在網吧中……」

「死者生前曾在社交平台上抱怨救濟金申請條件不合理，又多次抒發對生活的無望……」街邊的電器店的電視上正報導着今天的新聞。

網吧外站了幾位警察，大門更被圍上黃色封鎖線，警車鳴叫着，網吧裡面也有警察站在櫃檯前詢問着網吧負責人。

「真可憐啊，這麼年輕的孩子。」一位路過的婦人看向封鎖線，感嘆道。

「對啊，要是有人早點注意到他就好了……」婦人同行的朋友附和道。

除了死去的那位孩子外，沒有人注意到櫃檯上擺的魚缸裏的金魚也翻了肚，浮在水面，一動也不不動。